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中說卷
一至
四

臣
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
臣潘紹觀



中說目錄

卷一

王道篇

卷二

天地篇

卷三

事君篇



卷四

周公篇

卷五

問易篇

卷六

禮樂篇

卷七

述史篇

卷八

魏相篇

卷九

立命篇

卷十

闕朗篇

臣等謹案中說十卷舊本題隋王通撰唐志
文中子中說五卷通考及玉海作十卷與今

本合凡十篇末附序篇一篇及杜淹所撰文

中子世家一篇通子福時錄唐太宗與房魏

論禮樂事一篇通弟績與陳叔達書一篇又

錄關子明事一篇卷首有阮逸序末有福時

貞觀二十三年序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嘗辨

所載李德林關朗薛道衡薛收事證以史傳

無不乖舛其說極為精核今考通以仁壽四

年自長安東歸河汾即不復出故文中子世

家亦云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而周公篇乃云子遊太樂聞龍舟五更之曲阮逸註太樂樂署煬帝將遊江都作此曲隋書職官志曰太常寺有太樂署是通大業末年復至長安矣是亦謬妄之一証也阮逸序謂淹曾序中說今考淹所著世家歷序著禮論樂論續書續詩元經贊易凡六種而不及中說又福時序謂淹索中說於仲父疑疑追而求之始得

百餘紙不著篇目未能詮次至貞觀十九年
凝始授福時福時始編次為十卷則中說之
葉初未與淹况淹卒於貞觀三年越十六年
中說尚未及編輯成本淹又何從序之其為
牴牾亦灼然可見故晁公武疑此書為阮逸
偽作今考劉禹錫集王質神道碑稱質曾祖
勉為文中子之孫併稱隋朝諸儒惟通能明
王道隱居白牛谿游其門者皆天下雋傑著

書行於世又李翔集與梁載言書稱太公家
訓王氏中說則實有其人其書非盡出履造
朱子謂是書假卜筮象魯論而強引唐初文
武名臣以為弟子乃福郊福時之所為其言
近是况邵伯温聞見前錄載逸偽撰元經薛
氏傳闕子明易傳李衛公問對三書而不及
中說而宋咸辨文中子一書年代稍在逸前
尤為確證固不得以逸善作偽概以歸之矣

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 墀

阮逸注中說原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貞觀初精修治具文經

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為將相實

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貞觀二年

觀去聲御

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為長

孫無忌所抑

長上聲

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

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

時兄弟

福時文中子幼子時音止

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為十卷今

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為中說之序

杜貞觀三年卒今世所傳本乃貞觀二十三年序

又福時於仲父凝得闢子明

傳凝因言闕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緗帙

緗音相帙直質反

卷目相亂遂

誤為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

隋書而亡矣

叔達依通史人隋書今亡

闕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

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于中說兩間

且曰同志淪殂

殂音祖

帝閣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

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

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
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
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
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註釋

倞其亮反

况文中子非荀揚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
蘊奧引質同異為之註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為後聖之
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
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

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馬彼
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
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
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
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
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
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
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

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
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為義在易
為二五在春秋為權衡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謂乎
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
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
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
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
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

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
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為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
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
篇分為十卷謹序

中說卷一

宋 阮逸 注

王道篇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

上黨有銅

隰未嘗不篤於斯

斯文

然亦未嘗得宣其用

不過時

退而咸

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

志記

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

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
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

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

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

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

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

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

至興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

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

大業九年自長安歸著六經至九年功畢

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

事帝王之道昭昭乎

因祖德考聖師而明

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

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

董常字履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故曰元

經史論謂歷代史臣於紀傳後贊論之類是也

吾得皇極讜義焉

去就適中
權衡褒貶

吾

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

前賢文集所記

吾得時變論焉

俗化

推移以
正風雅

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

史官載
言所錄

吾得政

大論焉

王言大道
其制明白

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

非以
文體子

曰然子謂薛叔曰昔聖人述史三焉

薛叔字伯稷隋內
史道衡之子昔聖

謂孔子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

史有記
言求言

則制度
得矣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

史有明
得失窮

政化則
詩明矣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

史有
記事

稽邪正則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

史記漢書而下文體相文中子曰吾現遷國而下述作

何其紛紛乎史記漢書而下文體相帝王之道其暗而

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

陸事者亂而無緒乎四者由于子不豫屬關工都有變大

末亂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末亂

至隋口注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唐

胡畎反宗行堯舜之道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

何自孔子孟軻已來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

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都也晉汾陽子薛

叔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

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皇綱乎六國燕王喜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芻韓王安

趙王嘉也亡秦始皇也秦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

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變民耳目使薛叔曰敢問續詩

之備六代何也六代注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

乎三百篇叔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

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

告猶貢也貢其心於時君

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

自周宣王十一年凡三百載矣

百元經可得不興乎

言必興

薛叔曰始於晉惠也

惠帝石象

武帝子也政由賈后天下大亂故元經起於此

子曰昔者明王在上常罰其有

差乎

言不

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王

而賞罰不明乎

薛叔曰

然則春秋之於周乎

隱其志亦若斯乎

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子居洛魯隱公惠公之子平王同時

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

後人不知代行哀周之法謂東周始王壞國賢君非也

薛叔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

人斯在下矣

周公上仲尼下

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

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

春秋無經行禮法之皇極

不其深

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

前聖

後聖一也

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

孟子曰大而化

之謂聖聖不

可知之謂神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神在易中

子述元經皇始

之事歎焉

後魏初年

門人未達叔恬曰

王凝字叔恬子之弟也為御史彈侯君集

為長孫無忌所惡出為太原令王氏家書稱太原府君

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

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拓跋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

捨諸

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乎

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

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

楊素字處道煬帝時為司徒專朝政蘇夔

字伯尼善鍾律隋樂多從夔議李德林字公輔佐命掌軍書為儀同頗自負三人知文中子賢來請謁見子

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

政而不及化

上正下曰政下從上曰化

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

雅

知音為聲知德為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

修詞為文知道

為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

預議者也

預朝政

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

知正人不

知使人從

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

知文音不

言文而

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

知華辭不

王道從何而興乎吾

所以憂也

禮壞樂崩文喪天下可憂

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

蕩傷周室

大壞之詩也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援于春反

門人皆霑襟焉

哀隋將亡

子

曰或安而行之

聖人安仁

或利而行之

賢人利仁

或畏而行之

中人

強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

功則同而聖賢中人

賈瓊

門人未見

習書至桓榮之命

續書有桓榮之命篇榮字春卿漢光武太子傅

曰洋洋乎光

明之業

光武明帝

天實監爾能以揖讓終乎

初光武立東海王強為太

子強讓其弟陽陽立是謂明帝蓋天命授陽而使榮傳之所以終讓成美也

繁師玄

未見

將著

北齊錄以告子

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王劭有北齊志師玄撮其要為錄

子曰無

苟作也

勿苟且表文詞而已

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

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

越公楊素也食經淮南王撰盧

仁宗崔浩亦有之酒誥云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洪範三德云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時素專政故因答食經以戒之

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

勵勸皆勉也

靖君亮問辱

門人未見

子曰言不中

不中節

行不謹

不謹

密辱也

言行榮辱之主也

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

變變於道也孔

子曰三年有成九成二十七年
僅必世之仁矣故曰王道明

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

矣

樂仁之聲也

裴晞曰何謂也

晞子之舅傳未見

子曰夫樂象成者

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

象成功而

形容其德一而變九而成見王化之然

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

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為而藏乎

引古驗今

子曰封

禪之費非古也

費費耗國用也三代已前無此禮齊桓公欲封太山禪梁甫管仲言七十二君

須得遠方珍貢乃可封禪特設詞諫止耳非典禮所載之實

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

侈心乎

始皇東巡上太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甫以頌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中

岳又上太山封土有玉牒使方士求神仙千數無驗而迴此皆夸侈以欺天下非事天致誠之本

子曰

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家國皆然

子曰無赦之國其

刑必平

無幸免則不深犯

多斂之國其財必削

既富侈則用益耗

子曰

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反相

子曰杜如晦若逢其

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

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朝政典章文物皆杜所定

董常

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

疑稱天太過

子曰春生之夏長之

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為父子子得其為子君得其為君

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

不謂其猶天乎

用元跡物自化天也太宗治平歲斷死罪二十餘人幾乎刑厝粟斗三文行道

千里不齋糧王道感矣非如天之效歟

吾察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

恍惚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

知隋運亡又未遇太宗所

以恍惚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

也

書稱四嶽此言五舉成數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簡則用省

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

黍離列於國風夷等也

誰居乎

居音姬禮記曰何居

幽王之罪也

幽王惑褒姒廢申后申侯弑之周遂微

故

始之以忝離於是雅道息矣

王國十篇
忝離為始

子曰五行不相

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

治臻皇極則五行各叙故
禮行皇極也沴問計反

四靈

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

仁及飛走則龜龍麟鳳
在沼藪故樂形仁聲也

子遊

孔子之廟

漢已後郡國
立孔子祠

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

春秋行法君
父尊詩序人

倫夫
婦正

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

言無
窮

王孝逸曰夫子

之道豈少是乎

孝逸未見夫子
謂文中子也

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

責言
站

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

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

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生民之師大於生我鞠我者之恩

吾子汨彞倫乎

擬人必於

其倫不可汨亂謙也

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鼎請見子

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

韋鼎未見不言謂日擊道存

鼎出謂門

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

不得其言

而得其志

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

問夫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

祜字叔子晉欲平吳以祜督荊州祜

綏懷吳人吳之降者欲去則聽之遜字伯言為吳大將軍攻晉襄陽獲生口即還之二賢皆仁

素曰已

死矣何可復使

不悟

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

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

必臨邊也

折橫也衝直也虜兵橫直猶辨縱橫晏子用此

子之家六經畢備朝

服祭器不假

不假借

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

正家以正天下

子曰

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

隋多無功食祿

子曰

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

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孝

文孝武孝宣先武孝明孝章是也

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

不可視猶子也哭寢

則太親不可視猶朋友也哭野則太疎故折中於寢門之外

拜而受弔

知生者弔彼弔我失其助

之故拜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

可以理遣何如

玠字叔寶善談玄理有情恕理遣之論

子曰寬矣

量寬而已

曰

仁乎

寬以仁

子曰不知也

仁道至大非但寬

阮嗣宗與人談則及

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

籍字嗣宗口不論人之過

子曰慎矣

慎言而已

曰仁乎

慎似仁

子曰不知也

仁非止慎

子曰恕哉凌敬

凌敬未見視

人之孤猶已也

以己心為人之心曰恕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恕也

子曰仁

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

也得見義者斯可矣

仁無為而理智達於未亂之前義制於已然之後

如不得

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

剛必果介自異

薛叔問至

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

行成德德

成道德行成身道施天下

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

周禮師氏三德云

易不云

乎顯道神德行

繫辭云

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

本諸身日自出

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為乎

無體則無方

子曰我未見嗜義

如嗜利者也

和而有宜曰義反是曰利

子登雲中之城

漢雲中郡唐延州

望

龍門之闕

河中有龍門縣

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

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

險不可恃

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

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

文未見

子見劉孝標

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

人矣

劉峻字孝標性率多毀時任妨死有子東里冬衣葛裘孝標作絕交論以譏任公之友然又彰任公

不知人耳

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

峻又有辯命論言管輅才高不遇乃謂窮達由天殊

不由人是不知命廢人道也

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

孔明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

下非蜀而已亮未死必可功成治定子讀樂毅論曰仁

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

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毅論言不

拔即墨及莒二城者其志以天下為心非兼并齊國而已仁哉美毅不屠城善藏用也智哉美太初能發明毅

也 之仁

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

阮瞻作無鬼論謂可以辯幽明蓋不

知聖人不言語之旨

中說卷一

中說卷二

宋 阮逸 注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圓動地方靜人動靜之中也

中也者心可見矣

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

物之所存我從而利之故

樂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

我忘厥功物將自化故壽

子曰義也清

而莊姚義傳未見

靖也惠而斷

李靖本名藥師其舅韓擒虎伏其善論兵惠物

而勇威也和而博

竇威字文蔚竇后從兄也和容而博識

収也曠而肅

薛収

體曠而志肅

瓊也明而毅

賈瓊通明而果毅

淹也誠而厲

杜淹字執禮隋隱太

白山來學於子誠慤而感厲

玄齡志而密

房喬字玄齡隋彥謙之子也志精而用密

徵也

直而遂

魏徵字玄成直道而遂行

大雅深而弘

溫大雅字彥弘量深而寬弘

叔達

簡而正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之幼子也簡靜中正

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

禮樂則未備

靖彥博皆為僕射威為內史令淹為御史大夫玄齡為司空徵為太師大雅叔達皆

為尚書是皆卿相也然各有二德而未成全才故曰禮樂未備

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

其動也權

權才也

其靜也至

至性也

其顏氏之流乎

動之微者其庶

幾乎靜之極者其屢空乎

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

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

何子曰密矣

山濤字巨源為吏部曲選十餘年天下稱為得士然吏非吏隱非隱是密而已

仁乎

似志所為

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

密字法主襲爵為公

與楊玄感謀亂自謂能兵

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

與也

孤虛兵家之術

李伯藥見子而論詩

伯藥字仲規德林子也論南朝詩

子

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

魏應璩劉公幹

梁沈約謝靈運

分四聲八病

四聲韻起自沈約八病未詳

剛柔清濁各有端

序

語健為剛音遠為柔標逸則清質實則濁

音若墳篳

墳土音剛而濁篳竹音柔而清周禮小師

掌頃銳上平底六
竅麓橫吹七孔

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叔曰吾

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

風化夫婦三綱之首也吟

詠情性五
常之本也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

君子賦之以見其志

貢告也歌綠竹則知衛風歌板屋則知秦俗鄭六卿餞韓宣子宣子

曰吾以
知鄭志

聖人采之以觀其變

設采詩官

今子營營馳騁乎末

流

齊梁文弊
之末也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

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

乎義

學文本
為道義

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叔曰河圖

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

薛道衡時為內史侍郎知文中子聖人謂

八卦九疇
盡則之矣

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

奢罕
德

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

挺遂果行也
挺謂挺特

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

遂行
挺執

子謂李靖曰

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

不撓
曲

李靖問任智如何

子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

盜亦
有道

君子任

智而背仁為亂

攻異端
害也

薛叔問仲長子光何人也

子光
字不

羅遊于河東人問者書老易二
字為對王績有仲長先生傳

子曰天人也叔曰何謂

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

天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則天禮曰安則久久則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

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

心孝則知父之慈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弟則知兄之友推而達

之於天下斯可矣至孝近王至弟近霸推王道於天下可謂君子子曰君子之

學進於道濟天下小人之學進於利營一身楚難作使使召

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楊玄感襲封楚國公舉黎陽叛故曰難作

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非應

天順人則禍已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

易為輕易之易一民至細也不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

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

也竟叛伏誅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威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

容不慢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命天命也德合於天而心復於性是謂知命孔子五

十而知天命孟子曰盡其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命非性無能知者文中子歎

知性者尚少故曰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强交不苟絕

四者惟義所在惟有道者能之有道義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

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

舜在畎畝志存天下聖賢

躬耕蓋職其俗

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

不仕即農四民

何逃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

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

用有節禮不闕

薛方士問葬

方士未見

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

孔子謂子路曰斂手足形而葬顏回有棺無槨

封域之制無廣也

古不封不樹孔子謂不可不誌也故封之後代因有丈尺之制

不居

良田

妨農

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

帝王陵惟漢文及唐太宗無珍

寶盜不發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

敬謂不敢無之遠謂

不敢有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

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

周禮祭天曰祀祭地曰祭祭宗

廟曰享異其名言神道幽奧禮宜分也分而接之則配天而天人統和

達茲三者之說則

無不至矣

祭多名不出三才之奧耳

叔達俛其首

因問祭得天人之道故俛首思之甚

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溫

其臨事也斷

猛字景略為符堅相議赦而青蠅泄之密矣兵至鄴而遠近恬然溫矣先黜尸素然

後舉賢斷矣

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

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

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時為尚書掌機密長於

算術申韓之學厚於用法
非正道故云太平則亂

問牛弘子曰厚人也

牛弘字里仁隋

文時作相宣勅而口不能
言時稱其質重故曰厚人

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

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直而遂好

諫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寃人

誠而厲常好平刑

常曰

願聖人之道行於時

其動權

常也無事於出處

其靜至

子曰

大哉吾與常也

可與權可與至其道入性命矣

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

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

仁壽四年在長安謁文帝見公卿異

端輕率文辭不根道義苟媚
其主使無所取治焉遂歸

子在絳

絳州

程元者因薛收

而來

元門人未見

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叔曰夫子載造彝

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

晉尚虛言至南朝淫靡左道變

雅天下遂亂續經既造人文乃正

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為也

虛名

失實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

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

隋敗

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

唐興

其志勤其言微其事以蒼生為心乎

時門人千數至卿相者十餘人蓋蒼

生受賜多矣

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

安之乎

之往也

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

仁若文帝感綏縈去肉刑義若武帝殺鈞弋防后族之
亂公若明帝不許館陶求郎恕若章帝赦楚王從者是

也其役簡

仁也

其刑清

義也

君子樂其道

公也

小人懷其生

恕也

四百年間

高祖至獻帝四
百一十六年

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

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

禮樂者王道淳則舉漢
雜霸道故不及三代

子曰王道之駁久矣

駁

禮樂可以不正乎

禮論樂論
所以正之

義之蕪甚矣

荒蕪

詩書可以不續乎

續詩續書
所以明之

子曰唐虞

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

堯直讓
舜大也

必也有聖人承之

何必定法

以聖承聖何
其常法之有

其道甚闊不可格于後

後若無
聖安能

格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湯直伐祭簡也必也有聖

人扶之何必在我

我謂我君

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

下若有姦臣則

無君之心難制矣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

可以承則承可以扶

則扶此周公之為

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

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

一謂堯舜

湯武一歸于道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大備謂設官分職制禮作樂也禮曰禮器

是謂大備大備盛德也

後之為政有所持循

一本作循漢史作循

吾視千載

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

謂吾道一以貫之是

也述詩書作春秋所以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

元位

則修而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

時異

事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

仁當子曰

常也其殆坐忘乎

顏子坐忘遺照

靜不證理而足用焉

靜則本性也本

性則不待外徵物理而後致用也如此則當其無有證之用

思則或妙

妙謂幾微也知幾其精神

妙萬物不思而得生忘是也董生雖不證理而未嘗無思故曰思則或妙以解上文其殆之義

李靖問

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

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

已離中賢之見

然未至上
哲之性

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

達者無方未達者達焉故

設之以方使趨於彼也

必也無至乎

待至彼然後見道亦未為達者也猶一隅以知三隅是亦

有隅也大方無隅而神無方聖人與神道並行無所至無不至

董常聞之悅

知道自至門人

不達

若房魏尚未至彼安能無至故不達

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

物而去

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後知至是以來而應之若與俱來去則忘之若與俱去道之應物如是無

方非至賾惟幾妙手萬物則安能通其去來哉

來無所從去無所視

去來既通則何有來

何有薛叔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

無所來去混然圓神若大衍之

一不可得而見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

常也遺道德

遺猶忘也道大而無所道德高而無所德是忘矣

元也志仁義

志求

仁則仁志求義則義無志則無得是志矣

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

數然也

數數頻也

其於彼有所至乎

由專至一隅故也

子曰董常時

有慮焉

時謂時中也雖未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然思則或妙慮必時中

其餘則動靜

慮矣

其餘程薛房魏輩慮非時中然會其有動靜則慮之耳猶顏回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

子曰孝哉薛叔行無負於幽明

叔父道衡非辜見戮叔適於首陽山以免此行

全幽明矣

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

哀未忘

或問王隱

隱字處叔

多知西都舊章撰晉書文體

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

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

稱也

器謂才學而已若加之識則三長具可以知道矣

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

大義而削異端

壽字永祚著三國志善叙事初王沈撰魏書韋曜續成之壽乃具吳蜀三國變

史稱志大抵簡略存其大義

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

范甯字武子為穀梁集解謂左氏失誣公羊失俗穀梁失短皆詰正於道耳詰奚吉反

子曰使陳

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

史記雜黃老之道壯姦雄之詞漢書又模範紀傳愈加文

飾是史筆之罪也

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

劉向理穀梁劉

歆好左氏各守一家而不能貫聖經之本是古學之罪也

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

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

但務廣記而不原
聖人教化之志

春秋之

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

但爭衆傳而不原
聖人權衡之法

子曰蓋

九師興而易道微

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撰
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

三傳作而

春秋散

公羊高穀梁喜左丘明皆孔子門人

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

渝能無微乎

白黑渝正色
渝弋朱反

是非相擾能無散乎

是非擾
正道

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

后蒼所傳為齊詩韓嬰所傳為
韓詩毛鄭詩毛萇注鄭玄箋也

大戴小戴禮之哀也

二戴因曲臺記論於石渠成禮
記戴德號大戴戴聖號小戴書

殘於古今

孔安國家藏科斗尚書以今文易
之劉歆別得古本奏立古文尚書

詩失於齊

魯齊韓固生治詩為博士齊人宗之魯申公漢初為儒學魯人宗之於是有齊魯詩汝知之乎

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聖性神受天縱無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能弘道必也傳又不可廢

也傳之在師得之在己所傳有限所得無窮故周公師天下仲尼自得之仲尼師萬世仲淹自得之皆神契

其道不盡由師明矣孟子曰君子之深造於道也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取諸左右達其原

然學不可無師而得之不由師也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

七代損益終憊然也七代注見上憊昏也憊莫困反子謂續詩可以諷

可以達諷時政達下情可以蕩可以獨處蕩滌鬱結獨處無邪出則悌入

則孝

上四德備矣則孝
梯動天地感鬼神

多見治亂之情

治之情樂
亂之情哀

文中

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

聖人不煩文
惟達意而已

或問揚雄張衡

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

揚雄作太玄經及
倉頡訓纂沈默精

思好學奇字張衡作渾天及地動
儀如揚雄之學大抵好奇多艱苦

曰其道何如子曰靖

矣艱苦而奇未足適
變蓋守靖而已

子曰過而不文

不文
過

犯而不校有

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

者子曰富觀其所與

與貧則仁
與姦則賊

貧觀其所取

取於義則
安取於利

則達觀其所好

好賢則治
好佞則亂

窮觀其所為

為善則生
為惡則死

可也

四者可以知
人不須多察
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

後魏元氏名宏始都洛陽

修文物制度太和詔冊帝
自為之可與興文化矣
銅川夫人好藥

子之母子始述

方
伎術非事親不暇為也
芮城府君重陰陽

子之兄也為芮城令陝州縣名芮而銳反

子始著歷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

聖人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

陽蓋以事兄之心始著星歷恐門人拘忌妄習灾福故特云懼費日而已
子謂薛知仁善處

俗
知仁未見處俗謂能隨俗而處
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

其志
引明夷彖辭
同州府君以之

文中子高祖名彥為同州刺史內難未詳子曰

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

從中道

中說卷二

中說卷三

宋 阮逸 注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
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
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

仁義著則王道盛也樂者仁之聲也禮者義之容也必待

明王乃可興非今爾所及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

也驕且吝不足觀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罷侯置守郡縣始於此子曰宗周

列國八百餘年

列國謂封建五等諸侯

皇漢雜建四百餘載

漢監秦亡

之勢雖無五等而雜封功臣宗室子弟

魏晉已降滅亡不暇

魏晉已有封爵然虛名無

實故滅於權臣之手

吾不知其用也

觀周漢之永魏晉之促其用可知矣

楊素使謂

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

疏屬山名山海經云枕汾水名管岑

汾水之

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

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

素驕故以

正規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終巽言之以拒之子

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

悅謂知德及我恕謂

知刑不得已而行
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謂怨

不教我而致我犯詐謂矯求苟免
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

養已歎反
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北齊高洋以峻法御下
姚義

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寔國掌命楊情字遵彥文宣時為尚

書本史稱朝章國命一人而已
視民如傷奚為不終言有賢臣故不亡
竇威好

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威所好者禮之文耳文中子不敢者禮之

情也夫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隋室禮壞賢戚有心大抵治定而後議今非其時故曰不敢

北山丈人山海經云北山之首
曰單孤丈人無名氏
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

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

怠而不修斯文喪矣

子曰吾不

度不執

度德執用

不常不遂

得常遂行

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

舉帝何謂也

續書有霍光之事言廢帝舉帝之事光字子孟先是武帝畫周公相成王圖以賜光

光盡忠輔之昭帝崩立昌邑王賀賀有罪三十條光廢之而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其一曰命文中子曰書有命運矣其有成敗於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子曰何必霍光古

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

古若伊尹

子遊河間之渚

隋河間郡連涿水渚今深州

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

丈人無名氏居音姬

發語之端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

去之薛叔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叔曰盍從之乎

諍子去之

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

吾吾道也吾道自仲尼與荷蓀丈人已來不相從也故曰

久矣至人相從乎

叔問至人無名還從隱乎

子曰否也

言至人有名而難名者也今之

隱者異於是獨善一身不以天下為道

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

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

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昔常欲止而心猶有為故

獻策於長安今道之不行得以止矣故退居於河曲

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

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

痛隋行秦苟且

之薛叔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

諸侯稱邦卿大

夫稱家立社
稷世奉其祀

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

襲爵通侯無罪國不除

不

如是之亟也

亟猶速也

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

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末莫也

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

中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為總管隋主宴突厥使者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亦中的弼自矜善射故

請子觀

子曰美哉乎藝也

六藝次三曰射

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

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

言藝成而下君子游之而已

弼不悅而退子

謂門人曰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弼竟誅死

子謂荀悅

史乎史乎

悅字仲豫漢獻帝時侍講禁中依編年體著前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申明制度重言美之也

謂陸機文乎文乎

機字士衡作文賦及辨亡論蓋有連作之志復祖之風

皆思過

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

則謹

靈運玄之孫襲爵康樂公性奢豪曾為永嘉太守多遊山不聽民訟名為侍中稱疾不朝此傲可見

也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

沈約字休文始制音韻好艷治之辭

梁朝士人宗之蓋務妍侈此治可見矣

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

以怨

照字明遠為宋臨江王參軍有虛詞而官不達故多怨刺淹字文通為宋建平王從事有罪下獄上

書其言急皆狷可見矣

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

南史無吳

筠疑是吳均文之誤也均字叔庠文體古怪又疑是王筠字元禮為文好狎強韻多而不精一官一集孔稚珪

字德璋與江淹對掌文翰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而不肯伏淹皆狂可見矣

碎莊字希逸善詞賦歌詩傳于樂府嘗作殷妃誄使堯門故事宋帝深銜之融字元長文詞辨捷長於屬綴

後生罪誅此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陳後主詔

冊皆陵為之好裁緝新意自成文體信字子山與徐陵同為學書文體相夸時稱徐庾此誕可見矣或問

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劉綽字孝綽兄弟孝威孝儀俱以才名顯其舅

王筠常稱孝綽云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或問湘東土阿土孝綽小名蓋淫詞類舅此鄙可見矣

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南齊世祖之子湘東王名子建與兄竟陵王子良及

隋郡王子隆皆好文章有集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朓字玄暉

傳世然志貪富貴繁可見矣

為齊新安王北室殿
詞敏捷此淺可見矣

江摠詭人也其文虛

摠字摠持與陳後主為長

夜之飲相和為詩不持
政事此規佞可見矣

皆古之不利人也

或喪身或亂國

子謂

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詞簡約而理有

法則是君子用心也延之字延年宋時為侍郎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平生不拘小節不營財利儉字仲寶南齊時為尚書令好禮學文詞風流自比謝安上宴命羣臣作樂儉獨念封禪文昉字彥升梁時掌文誥累為太守凡饋遺與親戚以俸米散荒民當世士進無不歷其門者昉接引之常言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心可見

尚書召子仕

隋尚書署天下吏

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

得已署我於蜀

寧僻遠以藏用署常恕反

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揚

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

嚴君平揚雄

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

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散

佞惑主豪誇衆不若愚恪守其分

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

宏達

或曰王戎賢乎

戎字濬仲晉司空

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

戎典選未嘗進寒素近虛名天下目為膏肓之疾及慙懷之廢又無一言以諫但苟且簡靜容身而已實非賢

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

曹植字子建魏祖欲立為太子植不自雕礪飲酒晦達兄文帝矯情自飾以求為嗣人不知子建讓兄耳子

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

親親表表深矣

房玄齡問

史子曰古之史也辨道

約理明辯

今之史也耀文

空事詞語

問文

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

不通理曰塞

薛叔

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

續大

雅也天子所以風天下也

形天下之風

二曰政

續國風

蕃臣所以

移其俗也

蕃臣比古諸侯移俗猶易俗也

三曰頌

續周殷魯頌

以成功告於

神明也

歌之樂府享于宗廟

四曰歎

續變風變雅

以陳誨立誠于家也

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之歎之所以吟詠於家諷刺其上使達此變以懷舊俗也

凡此四者或

美焉

嘉美之

或勉焉

無足嘉則勉之

或傷焉

勉不得則傷之

或惡焉

不足傷則

也惡或誠焉

語他事使聞之自誠

是謂五志

皆志所之

子謂叔恬曰汝為

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

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

衷中也過則抑之不及則勸之皆約歸中道

子謂

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

國之有風乎

雅合天下而言也風分郡縣而言也

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

國之風乎

列國變則懷其舊俗郡縣變則惟新是圖

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

篤

世修政教故俗亦深厚

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

曰者

假列國之人為言也我君謂天子也言天子封建列國本求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故云相安

及

其變也

變風

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

薄謂

不安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

苟悅其民幸於成功故民亦擇善而慕之

曰

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

此假郡縣之人為言也言我君不終撫吾民使

善政不久居而屢易之乎

及其變也

變政

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

也而無所傷焉

吏苟一時急功則政酷民怨

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

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

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

民君本國諸侯亦猶

諸侯君天子

吾得逃乎何敢怨

可逃避不敢怨

怨而不傷則不曰彼

下矣

彼謂郡縣長下猶去也言終替去

吾將賊之又何傷

賊害

故曰三

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

邦家有社稷故

六代之季仁義盡矣

牧守

無子孫故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

不以王路使人由之

子曰變風變雅

作而王澤竭矣

周先王之澤

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

漢諸帝之

制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

彥博大雅弟貞觀中為御史大夫有才辨

官終僕射

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

二子正直同

子曰愛生而敗仁

者其下愚之行歟

屬情亡性

殺生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

強仁非安行

遊仲尼之門未有不治中者也

殺身若子路結纆蓋其中賢也

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

之以觀其後

容其改過刑之未遑

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

隋季如周棄

苟非君子焉能固窮

小民窮則盜

導

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

容在德刑在信

薛叔問

思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

夫廢肉刑害於義

義象秋也天不為人惡寒而變肅殺之令

損之可也

刑不監則

損衣弋綈傷乎禮

禮象夏也君不以小善卑當陽之義

中焉可也

不偏下則中

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

本心在愛民節用不意其

害義傷禮後
王必稽中道

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

直今之

事君也以佞

枉道

無所不至

所至皆佞

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

不敢論

述謂修之論謂別立理

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

論公革而已不

敢辯與衷之極

吾於詩書也辯而不敢議

辯治亂之事不敢議其得失之由

或

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

聖人立言或微而顯或蓋而彰或曲而中或肆而隱各有

奧義不可察窺是故有可以述則述可以論則論辯議皆然

曰夫子有可有不可

乎子曰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

夫經天下之公

言也故我續而存之者耳非我自可否也

子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

貌其行也方短步也若有所畏禮恭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

足接幼者温温然如有就敬愛得中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

焉長刺也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取自

然絲色婦人則有青碧染之易者子宴賓無貳饌不重味食必去

生味必適適中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

食曰非地道也皆保真性者也鄉人有窮而索者索求曰爾於我

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為也周禮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州為鄉五族為黨我

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旬旬反必後未忘哀子之言

應而不唱

問則應不唱始

唱必有大端

人言所不及則唱之

子之鄉無爭

者

近易化

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

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

悍馬

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

也畚草器鍤鐵也非大夫則徒行畚布付反鍤楚洽反銅川府君之喪

父喪勺飲不

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

衣衾而舉帷車而載

飾謂漆飾也衾惟亡者生所御物

塗車芻靈則不

從五世矣

禮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孔子謂芻靈者善謂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

既葬之

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

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不可弗識也封之崇四尺

子之他鄉舍人之家

舍於主人

出

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

言人動有所稟

萬春鄉社

所居鄉名社祀

龍子必與執事翼如也

執俎豆之事翼如恭貌

為城府君起家

除服

起被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

清極則介直而無執

直甚則執

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

清而

外和至心為之內

直而內至

行之以恭守之以道

恭外道內

退而謂董

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

言隋將顛非御史可救

子曰婚娶

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

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引古正今

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

納采問名

納吉納徵請期親迎

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

夫為婦之綱

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為詐我則好

詐焉不為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為耻我則不耻也子

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

道行人於人

今之仕也以逞其欲

厚己所欲

難矣乎

難致太平

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

餘酷乎

周禮胥吏執事而已非委之以政教也春秋有功賞邑而已非假之以名器也秦政酷故用吏

才而官
不授德

古者士登乎仕

士謂俊造也
從王命為仕

吏執乎役

力祿以

報勞官以授德

祿及勞者一身而已
官則為天下設也

子曰美哉公旦之

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

承而宗祀不絕也

不屑不介意也述謂攝位
也曰者假周公為言也

內實達天

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

達

制禮作樂也公謂
終復子明辟也

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

我者所以厚蒼生也

奉文武業必存我
身所以寧國厚民

故遷都之義曰

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

曰者
周公

云也卜洛相宅義

不恃險而在修德無功作五斗先生傳

王績字無功子之弟也不遇時

則縱酒一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

子曰汝忘天下乎

言未能忘天下

縱心

敗矩吾不與也

責其敗人倫之法

中說卷三

中說卷四

宋 阮逸 注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

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
代成王答伯禽私而恕

也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

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恕
於性盡矣理則性性則天

天則命此所以為聖也

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

潛寢
省漸

也 疊疊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

疊疊

循環不絕貌顯諸仁則民
從之載諸用則民不知

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

嵇康字叔夜山濤舉之自代康絕交其介局如此阮籍字嗣宗居喪用琴酒且曰禮豈謂我輩設其放曠如此

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

談名理不窮其變或失於介或失於放

曰

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

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不執則放故曰有餘

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

可以變則變

執方之謂器

可以

方則曰劉伶何人也

劉伶字伯倫性淡默不交游以酒自樂常攜壺使人荷鍤隨行曰死

則埋子曰古之閉關人也

閉關喻藏身也此世人所不能窺其閫闕

曰可乎

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

一身可忘也天下不可兼忘

曰道足乎曰足

則吾不知也

伶亦放而已非中道

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

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

陳守叔達也
薛生叔也夫

子謂文
中子

薛生曰此以言化

行令
示法

彼以心化

行通
感人

陳守曰

吾過矣退而靜居

思行
其道

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叔善

言叔達善德

二子
同志

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

義人也

田疇字子春幽州牧劉虞使疇奉使于天子及
更虞為公孫瓚所害疇哭虞墓而去魏祖欲封

疇疇不受此
節義人也

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

下乎

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干戈
勤勞決取以經營天下也

謂昭德之舞閑而泰

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

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
修文物以綏安天下也

太原府

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恭而守之吾不知其變

也几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樂武象馬其變在文武相須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

昭德之善也功立一時而已德必常守于萬世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

時乎其時乎湯武革命一時之功周行典禮萬世之道子謂史談善述九流

司馬談為太史故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

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逸謂九流

異道猶五方殊俗在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於儒矣長者言殊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廢

則容之有弊則排之非真儒通變不能極此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何常有

法弊則革

執其方天下無善教

偏執一隅有時作尼

故曰存乎其人

謂人

真儒

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

圓無執張機發必中

安

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

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

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皇極居九數之中當主位也

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

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

崔浩字伯淵好星歷及真君長生之術蓋迫小不知通儒之道

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

豳今為邠周始興之地也變風自節

至王恭維

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

正乎

成王聽流言之誚非正風也

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

續金縢未開則終疑

周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

發乎情是至誠也止乎禮義是卒正之也

元曰

豳居變風之末何也

刪詩何以豳在列國之後

子曰夷王已下變風

不復正矣

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微國風遂變不復雅正矣

夫子蓋傷之者

也傷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

之以正

周已變而以豳正之者周公也

歌豳曰周之本也

七月陳王業后稷公劉之

本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

王業艱難

變而克正危而克扶

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周公之詩不繫周而

繫豳者正其本存乎遠也

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

管仲字夷吾齊桓公伯諸侯仲之力也故曰知之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

猛知之

前秦符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或曰符秦逆東

在而堅僭號是逆

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

晉不能命方伯使征不庭

符秦何

逆

上順下違曰逆上亂下抗非逆也義在下文

昔周制至公之命

若策命曰五侯九伯

汝實征之是至公也

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

上順故

晉制至私之

命

惠帝已後賄賂大行天下謂之互市

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

晉東遷中國無

主秦乃抗號

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

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

之罪也符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

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

見王

猛功業知秦有臣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

觀孝文治具知魏有主

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

都洛邑興文物

太原府君曰溫子

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

常切齒焉則有由也

溫子昇字鵬舉掌魏國文翰性似靜而實深險其後與元瑾謀逆坐

誅永安莊帝年號也時魏國大亂切齒未詳

子讀三祖上事

讀魏書也

曰勤哉而

不補也

見同州府君勤王事跡也

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

魏帝寶炬入關依宇文泰泰子覺建號稱周

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

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

穆公虬自宋奔魏自是廟座向東南

遼東之役子

聞之曰禍自此始矣

場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衆並陷九年又征之山東始亂十年又

征天下遂喪

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

益讚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禹乃班

師振旅七旬苗格

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

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

棟曰臣聞恃大威者為驕兵兵驕者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

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

利己曰利利物曰義

子曰捨其所爭取其

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

賈瓊曰樂閒居

退靜

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

過

思益

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

好賢

子曰多

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

魏有館陶縣

適與魏徵歸告子

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

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

道兼天地
理通皇極

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

炫字伯光開皇

中表乞與學校然好自矜伐為執政
所抑著五經正名十二卷行于世

子曰何其多也炫

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

注傳異同

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

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

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此尼父之學也

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

難入尼父之門

矣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

禮樂本乎情情無邪則貌恭而氣和恭禮也和

樂也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為問

賢其學正道

子曰大

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

漢高祖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不忘武備而心

在雅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

漢武歌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悔悟

前過志形哀痛之詔也

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

秦不

用詩書故

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

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適時之典

晉賢蕩

馬故亂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

釋氏本空寂之法非化俗

之原梁主惑焉故亡

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聖人非不知太古之朴空

寂之性然而應物致理必有制焉晉賢蕩梁主惑非立人之制也故虛行者爾

或問佛子曰聖

人也

聖人之寂滅者

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

西方化外可行非中國禮

義之俗可習

中國則泥

泥猶溺也

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

之胡古之道也

越舟而不車胡髮而不冠古者事必從宜

或問宇文儉子曰

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

儉事跡未見

銅川府君

重之豈徒然哉

友父之

子遊太樂

樂署

聞龍舟五更之曲

帝場

將遊江都
宮作此曲

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

紂作靡靡之樂
亡國之音也

作之

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盍官乎

官

義曰捨道干

祿義則未暇

言隋仕人
皆捨道

子曰誠哉

信有
此

或問荀或荀攸

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

或死
或生

子曰生以救時死以

明道荀氏有二仁焉

或字文若佐魏祖有大功或謂魏
祖宜加九錫或曰本起義兵所以

正朝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魏祖聞之不悅
或飲藥而死或從子攸字公達魏國初建參謀惟惺舉
事慎密雖子弟不能知魏祖常稱曰荀令君之仁荀軍
師之智又曰令君舉善不進不休軍師去惡不去不止
然或初仕漢漢亡則死攸獨仕魏
魏存則生明道救時皆謂仁矣

子曰言而信未若不

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

以誠則不言而信

心至誠雖未言人已知其必信矣

鎮之以靜則不行

而謹

性復靜雖未行人知必謹

惟有道者能之

有儒道者能如此

楊素謂子

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

樸虛裝貌

子曰先

王法服不其深乎

有深旨

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

重其足也衣裳襜如

衣下曰裳襜如或貌

劔珮鐙如

帶鉤示威垂珮合節鐙如

響皆所以防其躁也

威重有節則躁無自入馬

故曰儼然人望而畏

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

於淵寘猿於木也

為禮使人別禽獸

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

引之者非其道也

責素不以禮引人

董常歌郁栢舟

言仁不遇也衛頃公

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卒章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子聞之曰天寶為之謂之

何哉

此北門篇也刺在不得志場帝任羣小仁人憂之言董常不遇者天也

邳公好古物

蘇威封邳國公

鍾鼎什物珪璽錢具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

者聚道

聚淳朴之性

今之好古者聚財

聚珍異之器

子謂仲長子

光曰山林可居乎

子光注見上

曰會逢其適也馬知其可

會當

其意有所適則居之耳不知其不可也

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

任意所適達也

適在山林隱也
不知其可放也

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

生一矣不得與之變

極乎道為至人死生不變
其道者一貫天下者也

薛叔問

隱子曰至人天隱

藏其天真
高莫窺測

其次地隱

辟地山林
高身全節

其次

名隱

名混朝市
心在世外

子謂姚義能交

結

或曰簡

簡

子曰所以

為能也

淡故
簡

或曰廣

廣泛
交也

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

也

泛愛中
有擇

子謂晁厝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

晁厝
說文

帝曰五口之家服作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
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行故
漢致治不及三代文中
子惜其有復古之心馬

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

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

制命也秦改命為制漢因之

曰詔

詔令也秦改令為詔

漢因之

曰志

志謂帝王有志於治道而未形乎制詔者也

曰策

求直言而策慮之

大臣

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

命

曰訓

訓

曰對

對

曰讚

讚

曰

議

評議

曰誠

誠

曰諫

諫

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

所不容

恢恢如天容物

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

子曰大制不割割分

判者也

其上湛然其下恬然

湛恬皆靜

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

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

凡舉一事必以天下同之

千變萬化吾常守

中焉

吾常假帝制自謂也

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

之謂帝制矣

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
兩漢之記皆同制矣

文中子曰易之憂

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

業業畏
天孜孜

憫人易者天人
以時而動也

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

難知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

乾乾勤
學不難

視之不臧我

思不遠

又舉詩勉之使勤學易此載馳篇云也
言汝不思善道則已在我思之不為遠

越公聘

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

姑存此聘禮即可
非得聘賢之實也歌

干髦而遣之

干髦衛詩美
臣子多好善

既而曰玉帛云乎哉

果求賢
不在虛

飾

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

欲速
不達

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

量力相時子

謂姚義可與友久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

相友

貴久臨事貴斷

薛叔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

也事君貴正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為也

賈誼曰小智自私賤彼貴

我好竒尚恠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理使然薛宏

請見六經

薛宏未見經續經也

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

雅君子則所不隱

言宏非好古者

子有內弟之喪

內表弟

不飲酒

食肉郡人非之

非其禮

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

鄺國詩卒章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
所思不如我所之此言我自不忍而然
鄭和未見諧子

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彼謂文中子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

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

預焉越公待之如舊理遣也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

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勇於義曰勇勇於力曰戾李密問英雄子曰

自知者英自知故能知人自勝者雄自勝故能勝人問勇子曰必也義

乎凡勇不得其宜皆勃戾爾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

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况人乎孟子曰盡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

天言聖人知天
則天亦知聖人

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

墜也子曰爾將為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

待明王出當
自求行之

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

言爾父不陷不
義則爾身可立

矣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

楊素賢則
隋不亂

中說卷四

謹案原序第一頁後八行貞觀三年按新唐書太宗紀杜卒在貞觀二年此疑誤

卷一第一頁前五行上黨有銅鞮縣刊本鞮訛堤據隋地理志改

第三頁後三行憲帝名秉刊本衷訛裏據晉書帝紀改

第五頁前五行援于眷反刊本眷訛春據廣韻改
卷二第二頁前七行八病未詳按沈約云詩有八

病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也此失考

第三頁前一行薛道衡時為內史侍郎刊本衡訛行據隋書改

第六頁後一行公若明帝不許館陶求郎刊本館訛管據後漢書改

第十頁前七行懋莫困反刊本莫訛七據廣韻改
卷三第四頁後一行字德璋刊本璋訛章據南齊

書改

第四頁後二行傳于樂府刊本府訛有又宋帝深
銜之刊本銜訛銜並據南史改

第五頁後七行人不知子建讓兄耳刊本讓訛署
今改

卷四第一頁前四行代成王答伯禽刊本成訛武
據禮記改

第一頁後一行山濤舉之自代刊本舉訛學據三

國志注改

第二頁前五行魏祖欲封疇刊本祖訛相據三國
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
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
臣龔輝遠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 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 臣龔輝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中說卷

八
五至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中說卷五

宋 阮逸 注

問易篇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

聖人終身立易

炫但熟易之文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

但談易文

自謂無敵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此所謂易在身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

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

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憂疑出乎情爾情者

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為憂者以天下之情為憂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為疑者以天下之情為疑也

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心義終下文

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

前云有憂

疑後云無憂疑是二言

子曰徵所問者迹也

舉天下物情之動而聖人應之曰迹

吾

告汝者心也

以一性之本合乎天命曰心

心迹之判久矣

判分也自周公已來

心迹分故曰久矣夫堯禪舜舜禪禹以心言之則一也其所以禪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心言之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公仲尼之心與堯舜湯武同也而迹不應乎天下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得其時兩存心迹聖矣哉

吾獨得不二言乎

言周公仲尼於易已二言矣

常曰心迹固殊乎

疑二言為二道

子曰自汝觀

之則殊也

自汝猶言自彼也。以彼觀我則心迹固殊。

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

適造謂我適至於道乘時而用則安知心與迹果殊哉。

各云當而已矣

當謂惟義所在不必

執乎心執乎迹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各當而已

則夫二未違一也

言則二道則一也若先天

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後則二而其不違時一也

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

也 李播亦門人未見傳

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

聖人之道常存乎天下然文中子出

非其時故天下生民不覺也。孟子稱伊尹曰天下生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程元問叔

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

志以成道言以宣志

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下而其言已宣故曰志詔其見王

者之志乎

詔行天下則志可見矣

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

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

恤人故皆應悉用故不改

非仁智博達則

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

言詔如是之大

叔恬曰敢問策何謂

也

續書有策

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

憫世病不私諱過

勞而不倦

勞心問賢不倦聽

其惟策乎

若漢武帝策董仲舒

子曰續書之

有命邃矣

天爵人爵皆為命也邃者言非止君命抑亦天命之耳

其有君臣經略

當其地乎

命其地必有經略

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

已而臨之乎

言命之所歸不
得已而當之

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

略經

此如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

天下

懸於已故曰
自作天命

文中子曰事者

續書
有事

其取諸仁義而有謀

乎雖天子必有師

事由師
謀而成

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

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

言不惟師也天下
之人有善皆可從

得天下之

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

民間之事
君皆行焉

民亦不知其
君得善之由

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

續書
有問

乘事

演道莫善於對

續書
有對

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

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

經營

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

晁盾對策云三王臣主俱賢合謀相輔莫不本於人情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公孫弘對策云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治之大用也此三對皆洋洋然得王道大綱

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

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

續書有贊

所以進善不暇

天下有不安哉

言無不安

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

續書

有議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

皆議之謂也

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也衢室當衢為室以採民言也管子曰堯開衢室聽於民也

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

恭已南面而已

言黃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為理

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也

續書

有誠切而不指

切至指訐

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

惟誠乎

勤拳委曲以禮誠之

子曰改過不愆無咎者善補過也古

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

續書有諫

故忠臣之事君也

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

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

不差

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

孰能臻乎

言遂事亦可諫

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

紛不一姓

吾視惠懷傷之

惠帝政由賈后為趙王倫所篡懷帝蒙塵於平陽為劉聰所害

捨

三國將安取志乎

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績書有志

三國何其孜孜

多虞乎

雖有志而無制

吾視桓靈傷之

漢桓帝諱志梁冀執政權傾天下靈帝諱宏黃

中賊起董卓作亂

捨兩漢將安取制乎

七制之主可以垂法此又明績書有制也子

謂太和之政近雅矣

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都洛陽文物始備故曰近雅

一明

中國之有法

中國久無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明堂祀圓丘置職制定律令舉兵百萬伐江南

其後宣武孝明皆能修太和之政是中國之法也

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

穆公虬子

之祖自江南來奔太和八年始仕馬虬薦王肅
及闕朗未幾孝文崩虬亦卒惜其道未及行也
程元曰

三教何如

儒老釋

子曰政惡多門久矣

教不一則政多門

曰廢之

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

聖賢出則異端自去非遽能廢也

真君建德之

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

真君後魏太武年號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

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隋公輔政時更興之是暫廢而愈盛若波瀾風燎爾

子讀洪範謹

議

安康獻公撰皇極謹議

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

洪範五皇極者義者中道爾致

中和天地位馬萬物育為人者天地萬物中和之物也教雖三而人則一矣

程元魏徵進曰

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賈瓊習書至邳惲

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

邳惲王莽時上書曰漢祚久長神器

有命不可虛受上天垂戒欲悟陛下宜即臣位莽怒脅惲令稱病惲罵曰所言皆天命也非狂人造焉莽終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命者謂事應天命者也志者謂志蘊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

子曰

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

道兼天下節守一身賈瓊以

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

聞之曰凝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

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

事與志發乎中命與制形於外

子曰達制命之

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乎

已形於外則心可知矣

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

於登

中則幾可得矣

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

無損獲必不驕矜

僮

僕稱其思可以從政矣

思及賤况良民乎

交遊稱其信可以立

功矣

推而廣于天下

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

利者也

譏時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詩氓篇卒章也言必反復思其所行之道苟不思則已矣

子見線經而哭不輟者遂

弔之間喪期曰五載矣子泣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

喪不可過必俯而就之
線七回反經徒結反

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

仁義

仁必也至仁伐不仁大義誅不義

曰若之何決勝

言仁義何能勝兵

子曰莫

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

責其知勝人以力不知勝人以道

子見耕者必

勞之

慰勞

見王人必俛之

俛俯俸避之

鄉里不騎

不騎馬

雞初鳴

則盥漱具服

內則事父母禮盥古緩反

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

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

喜懼并

子曰史傳興而經

道廢矣

若史記先黃老後六經是廢也

記註興而史道誣矣

若裴松之註三國志

反毀陳壽是誣也

是故惡夫異端者

述之而反異之

薛叔曰何為命也

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

天時

人事稽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人皆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

以定命矣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曲折無所逃乎

事有不虞之舉是時與之吉也

事有求全之毀是時與之凶也蓋事與時並非人力獨能致之故委曲折旋無以逃其吉凶矣非君子

孰能知而畏之乎

知天命畏天命惟君子

非聖人孰能至之哉

盡性

以至命薛叔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

元命包易書也

子曰至

矣

易者性命之書也知易則至命

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

魏而下續書無

制而有命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

漢制以亡獨尚能稟命爾

臣曰兩

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邠人乎

漢七主本以憂民而作制

志其慙德於備物乎

漢末德不備尚有志而已

薛收曰帝制其出王

道乎

問漢制出三王之道否乎

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

也

昔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也後之帝者以名若秦始皇帝而稱是也

其雜百王之道而

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

邠人之心則正雜霸之跡則譎

其乘秦之弊

不得已而稱之乎

天下已熟秦稱皇帝之名故漢因之不得已而亦稱帝也

政則苟

簡

董仲舒曰秦為苟簡之文

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

二帝三王名實稱

是

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

漢富民之術可稱長世之禮未備

薛收曰純懿

遂亡乎

疑二帝三王之道不可復

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

昔也

後來聖人生則道弘矣安知其無純懿之時耶

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

勝智

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之性有勝若木性多水性少則仁勝智推此為然

子謂董常幾

於道可使變理

五常具則庶幾乎聖道通變之謂道故曰變理

賈瓊問何以息

謗子曰無辯

勿與小人辯明

曰何以止怨曰無爭

勿與小人爭理

子謂

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

一時霸其國為功雖近然謀及身後為德蓋遠

子在

蒲

蒲古中都之地隋為河中郡

聞遼東之敗

大業八年九軍並陷

謂薛收曰城

復于隍矣

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其命亂也

賦兔爰之卒章

王國詩也桓王

失信諸侯皆叛卒章云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

我生之後逢此百凶侯百姓與子曰好動者多難場帝小不忍致大災隋文

能者行之如此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功業見乎變吉

凶生乎動變動者聖人適時之用也無變則功不可大

故因二以濟無動則吉不先見故惟幾成務存時効動

易可知焉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又在卦如人居鄉

序薛生曰智可獨行乎言卦為智鄉則子曰仁以守之

智不以仁則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不能仁雖

易失之賊利義也貞信也子曰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元仁也亨禮也

運之以智
五常成功
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

凡佞人殘人
不可以義誘
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

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
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
聖者也死後無人助行

周孔之道
之子歿吾亦將逝矣
天喪斯文我
必不久生
明王雖興無以

定禮樂矣
後唐太宗議禮樂
房魏自言不備
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

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
序卦輪行六十四卦也時行
時止生生不窮達則至之故

也
曰幾
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
雜卦止
說一卦

也守則終之
故曰義矣
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

相安也

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用則成利此謂相成是未果是有非然後明此謂相

明去不安則就就不安則去此謂相安已上皆因贊易而言也

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

曰五常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

古道備在方冊

行之可致顏子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

仗義矣

續詩所以明此變也

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

續書所以救此失也文

中子曰強國戰兵

惟恃力爾

霸國戰智

不戰而屈人之兵在智

王國戰

義

禁民為非不獨任智

帝國戰德

仁者無敵於天下德可知矣

皇國戰無為

武神

而不殺安見其有為

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

戰不以智與義則道

不能舉

又焉取帝名乎

道不抗雖名存何取

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

此言名實散則元經必為行其法也

子曰多言德之賊也

有德則不言

多事生

之讎也

保生者少事

薛方士

未見傳

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

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

責其太剛也若暴虎馮河子路終死

必也言之

無罪聞之以誠

言達惡遇邪當譎諫喻之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

或問韋孝寬

韋叔裕字孝寬後周武帝臣也

子曰幹矣

北齊攻雍州孝寬守之不下齊祖歸情而崩此幹事而已

問楊愔

楊愔字遵彥北齊文宣帝之臣也愔於辭反

子曰輔矣

愔以朝章國令為務不幹

小事而已故可稱輔相之器

字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

化及隋右將軍述之

子也煬帝幸江都化及弒逆

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天人相與則一故君陽臣陰陽

為仁陰為義此人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

故云守仁義

賈瓊為吏以事楚公

隋三公府皆自署吏未君命故云事楚公

以戒之爾

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

恭而遠之

無傷介

就而無諂

泄就其身不苟言貌

汎乎利而諷之無鬪其捷

汎

因所利而諷之

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

不惟

事人也處世盡宜然

子曰元經其正名乎

正帝名

皇始之帝徵天以

授之也

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始有中原建天子旌旗得正統此天授之也

晉宋之王近

於正體

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真主則江南以為正體故曰近

於是乎未忘中國

晉宋皆舉兵中原有復一之志穆公之志也

晉陽穆公作政大論言帝王之道元經所以帝元魏

而斥齊梁蓋其志也

齊梁陳之德

德

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

有代太和之力也

後魏孝文太和元年宋蒼梧王元徽五年也時江南東替中國始尊子

曰改元立號非古也

漢文景始改中元後元年號

其於彼心自作之

乎

彼漢以心自改之可也非古也

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

如何

此荀卿子言也下句云內省而外物輕矣

子曰彼有以自守也

處士橫議非天

下公言自守此說而已凡聖人之道無所驕無所輕

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

經何以不興乎

和帝在位十歲竇憲不軌殤帝二歲鄧后臨朝云此時漢制已絕何為於此不

續元經以振王法乎

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

以待其復

興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

待之極也

故假之以歲時

自殤和綿綿至桓靈

假歲時而終不復興

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

曹操舉兵吳蜀繼作孝獻禪魏漢制乃絕

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

魏文帝明帝未能平吳蜀一制天下

太康之始

書同文車同軌

晉武太康元年平吳天下同一

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

不克振

太康三年劉毅比帝為桓靈蓋帝制尋大壞矣

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

焉曰謂之何哉

太康十一年武帝崩楊駿矯詔輔政改元永熙賈后殺駿天下大亂

元經

於是不得已而作也

上無王法故君子作賞罰以戒亂臣賊子豈好辨哉誠不得已也

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然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

作

元經興而帝制亡矣

元經作於續書續詩之後

文中子曰諸侯不

貢詩

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若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是也

天子不採風

古有採詩之官

樂官不達雅

古為詩樂為歌以合雅道

國史不明變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嗚呼

斯則久矣

自仲尼歿詩有空文而其實廢矣

詩可以不續乎

漢而下風化不傳於

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中說卷五

中說卷六

宋阮逸註

禮樂篇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

正禮樂沿革之文而已

如其制作以俟

明哲必也崇貴乎

王道盛則可以制禮作樂明哲君子必得公輔崇貴之位乃助成王道也

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

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

亂世道不能濟天下則修

身以正家可矣

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

古者

氏族家譜所以標門地謹昏姻也任姓出黃帝六代孫
大壬薛姓出黃帝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王姓
出舜之後封於劉至漢有王於齊者號王氏此二姓同
譜崔姓帝營姜嫄之後居崔邑盧姓亦姜姓之後居盧
國此二姓同譜皆
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百王稱帝者相沿前
古禮不通昏也

代號也自秦始皇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三代
始故曰不帝久矣

故春秋書王以尊天子稟正朔也秦漢稱子曰絜名索
帝則元經書帝以尊中國而明正統也

實此不可去舉後帝之名者貴存前帝之實也中國天子不可去此號其為帝實失

而名存矣實道也名空號爾或問謝安子曰簡矣謝安字安石為東晉相處

富貴而獨退靜破竹堅而無喜問王導子曰敬矣王導
色終優游東山此簡可見矣字茂

弘事晉元明成三帝為相每進爵必拜元帝山陵此恭可見矣

問溫嶠子曰毅人也

嶠字

太真與王導平王敦蘇峻之亂皆有功初鎮武昌開國難泣涕率兵來赴天子留嶠輔政嶠讓王導此果毅可

知矣 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

溫字元子為晉將軍平李勢破苻健

有功為大都督又北伐不已為燕人所敗歸而潛有篡志此智近謀遠之驗

賈瓊問羣居之

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

外雖同而內必正內雖異則外無傷此中庸者乎

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

烏何也

古之有道

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

知道可與適道者也

不殊俗可與權者也

三者備何往不全 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

以御今之有乎

今之有利者皆古有之矣故必稽古

子曰居近識遠處今

知古惟學矣乎

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

子曰恭則物服

儼然

人望而畏之

慤則有成

先識其意

平則物化

無私於物物亦公焉

子曰我未

見平者也

隋政多私

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曰不

可行也

行仁必以禮節之

或曰禮豈為我輩設哉

阮籍云

子不答

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

旁行一隅不知流通之變

安

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為美也

有若孔子弟子

文中子

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

七制註見上

薛收曰何為其然子曰

嗚呼惟明王能受訓續書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

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正乎若孝武之制未亡霍光之

命尚正則可以訓前漢諸帝也光武之制未亡桓榮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後漢諸君也無制而有

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若昌邑王不廢東海

王不讓則必有兵爭起而生民憂也薛收曰讚其非古乎續書子曰唐虞

之際斯為盛大禹臯陶所以順天休命也益贊于禹又臯陶曰贊贊

襄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續書唯至公

之主為能擇焉公朝共議擇善而從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續書

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孟

盤銘云德日新

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君者孟也孟方則水方

勤於几杖

杖銘云扶危定傾皆

戒也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

常念日新扶危之誠自無過

薛

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

續書有諫

其志直其言危

志直若周昌云

口不能言心知不可是也言危若樊噲云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是也

子曰必也直而不

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

不迫若賈誼曰今之進言者皆云天下治

臣獨以為未是也知命為知其君可諫則諫進退不違天命也

狡乎逆上吾不與也

謂狡

志不直也言不危也非忠順故曰逆

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

孝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

子言漢武大體生知

不由人諫而理也若初即位崇太學立明堂黜百家策賢良雄才大畧此皆天縱也如汲黯之訐方朔之滑稽

雖未聽亦能容之矣故賢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

能知悔而康帝業

賢人若仲舒申公枚舉相如嚴樂輩是也此數子每大臣奏事則皆辯論

之是攢于朝屬於耳也晚年下詔覺用兵之悔可不謂

有志之主乎

結書所以有志

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

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以篤固

七子各得

一長更能敦篤則固申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

既固矣必能成之禮樂通才然後及

也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

京房字君明習災變之學以卦直日用事

本姓李氏而輒自推律改為京氏郭璞字景純好陰陽算術被髮銜刀竟坐誅二子並乖正經亂人倫者也

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冠士

昏禮二十而冠三十而昏成人正家不可廢也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

天下忘其祖矣亦言士喪祭禮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也又曰祭必自其祖嗚呼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傷時廢此四禮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楊素

驕侈故邳公問政蘇威封邳國公為僕射子曰清以平威以老臣責位引其

子夔預朝政非清白安平公問政李德林封安平郡公子曰無鬪

人以名

德林文學擅名然多自負見毀于時故規之使無闕名

子謂薛收賈瓊曰

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

直微曲中蓋推

行取

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

楊素問薛道衡

薛公曰鄉人也

並家河東

是其家傳七世矣

家傳儒業

皆有經濟

之道而位不逢

不逢明時

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

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

若孔子自弗父何嗣厲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

公至孔父嘉立殤公至仲尼九三百年不遇明時三十年為一世

越公曰奚若其祖公

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

也是人必能叙彛倫矣

六經續而彛倫叙

子出自蒲闕

自長安出蒲州

龍門關北歸晉

闕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邀我生民也

陸逢賢人隱於

闕子為之宿翌日而行子知其賢意在生民故特為宿未忍去

陸逢送子

曰行矣江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

聖道大非羣小所知

程元曰敢

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

易象詞

子曰明內而齊外

離明

故

家道正而天下正

治國者先齊家

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

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是謂教本

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

韓愈曰仁與義為定名道

與德為虛位然則道德者本仁而中和之所以為禮樂也

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

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喻門南向使人出入而節限內外其得中道

乎。解上文故能辯上下定民志。上不偏下下不僭上人志自定是中也或

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易繫曰君子不器何

如子曰此之謂不器。即此微章柔剛是不器文中子曰周齊之際

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北齊高洋至高緯二十八年後周自宇文覺至介國公二十五

年日尋干戈雖有獻公曰。安康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

國諸侯失禮則大夫脩於家。周東遷邦禮喪韓宣子適魯曰周禮在魯矣此諸侯

脩於國也魯三家專政八佾舞庭孔子禮樂之作獻公

自衛反魯乃定禮樂此大夫脩於家也

之志也禮論樂論蓋推程元問六經之致經子曰吾續

書以存漢晉之實續書起於漢高祖止晉武帝續詩以辯六代之俗

六代詩見上脩元經以斷南北之疑晉東遷故南朝推運應者因以齊梁陳為正統

後魏據中原故北朝推運應者以北齊周隋為正統於是南北二史夷虜相稱而天下疑矣元經者所以尊中

國故中國無主則正統在晉宋中國有主則正統歸魏周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申明十翼

也 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後王有不合周公制如斯而作者則論而正之

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居處

中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述蓋以微言絕大義乖則我再三伸明

爾之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言我但好學不厭而已 聖與明吾

安敢處

不敢當程元所言

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

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

老子曰坐進此道書曰行之一也而有得

有不得有至有不至此言人性差殊各由所習遂相遠也

子曰見而存

固所見而未

未

若不見而存者也

不待見而心常存之猶言不勉而中不言而信也

子曰君子

可招而不可誘

可以禮招不可以機誘

可棄而不可慢

棄謂道不同慢謂傷

名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

四者任情

子曰以勢交者勢

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

不與子謂之交

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顏如也

顏如不狎持之貌

子遊汾亭坐鼓琴

君子不去琴瑟

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

釣隱者也

傷而和怨而靜

傷怨和靜乃緩傷絃調也

在山澤而有廊

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濱也

時亂賢人隱於

野磻薄官反

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

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

存而操變矣

所傳南風聲則存矣而所操者之情則變而下類

子遽捨琴謂門

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

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

海固有之也

掌鼗掌磬之官武襄是其名也
曾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

遂志其事

作汾亭操焉

文中子撰此操

子之夏城

絳州有夏城縣

薛收姚義後遇

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

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

一本作泉後人

避唐諱也知道者蓋默默焉

牧者亦隱士也意謂魚鳥尚得其所知道者向不然而適

子

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

斥牧者

不有言者誰明道乎

既云

知道即不可獨善其身必當言于天下使明而行焉

子不相形

不可以觀取人

不禱疾

無妄

之疾勿藥有喜不卜非義不疑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

不避死義三者常德也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温大

雅能之深而弘處貧賤而不懼魏徵能之直而遂聞過

而有喜色程元能之好亂世羞富貴竇威能之好聞過

反使慎密不出重常能之好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

道何其早成也子謁隋文帝時子曰通於道有志焉

又焉取乎早成耶言志學於道叔達出遇程元竇威於

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

充欲焉

所問道必充其欲

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

不給者也

凡登門者皆充欲

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啟之非積學

能致也

言早成亦非志學蓋天縱生知爾

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

未有不學而成者也

必須學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

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為長生

苟不仁不孝長生何為

甚矣人之無

厭也

秦皇漢武無厭妄求

或問嚴光樊英名隱

光字子陵少與漢光武同學除為諫

議不就耕於富春山釣於瀨上樊英字季齊明經善推步之術順帝徵不出隱於壺山此並不求名而隱故曰

名子曰古之避言人也

避毀譽之言而已

問東方朔

朔字曼倩漢武帝時

為郎諸郎呼為狂人醉歌
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

子曰人隱者也

說速混俗不自求別於衆

人做曰

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

古公長子

太伯次虞仲少季歷季歷子昌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如荆吳以讓季歷一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君於吳後或王克商封虞仲於周未知孰是言二人皆奔之遠地以避賢君故曰避地仲長子

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

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相違或藏名或混俗或

諫國皆執一有迹也惟天隱浩然太虛孰為名孰為俗執為國惟變所適人不能知是天隱也

子曰遁

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

避世即天隱也生世間治則彰亂則晦樂則行憂則違適時而已

又何悶哉此與名

非夫無可無不能齊也

不可齊致則

隱人隱地隱異矣

成天

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

四夷交侵故春秋作以尊中國

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

續詩有大化小化亦大小雅之義也及其衰也諸國僭帝號故

曰非一帝

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

救世衰故續春秋之法

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

叔達時為絳郡守

曰夫子何之乎子曰

將之夏

絳州夏城縣

陳守令勸吏息役

慮其師見役民

董常聞之曰

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

漢置八使行郡國以觀天下風俗文仲子一布衣

出行而郡守息役是不虛行也

賈瓊事楚公因讒而歸以告子

楚公註見上

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

古人杜門却掃

者義在緘口
淨其內也

瓊未達古人之意焉

將謂真閉門

仲長子光曰

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

運奇一時之用無為長世之圖

文中子

以為知言

言得大者遠者

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

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

此人即謂仲長子光也退宅平無為則知消長

進退之極致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

苟不能行猶不知

行之者不

如安之者

委物以能不勞聰明安然而事自行此亦廣上文無為之義

仲長子光字

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

曰字朋友之職也

朋友呼而字之非自立也

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

常名之

績終號無功子自
作傳弃官不仕

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

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

乎可與友也

表德則稱之未有可
稱則誠之蓋益友矣

中說卷六